

纸韵芳华:《文美斋笺谱》时代

吴裕成

将书写付诸纸张,有一种情调叫花笺。那是尺素泛起的审美畅想,是彩云对雁行成阵的衬托,那是文房风雅、楮间趣味,演绎毛颖线条与印版图案的耳鬓厮磨。既是可供案头翻阅的谱册,又是能够装订进信封的单页,是文化人的文化。

“笺谱”二字,印有图画题字的笺纸整理汇编起来,是为“谱”;那么,“笺”呢?甲骨文又称契文,为刻写。及至进步到笔墨与简帛结缘的书写,竹筒木牍取材植物体,尺寸有限,长篇大论的撰述要靠书编成册。有阅读者削制小竹片,随读随记,写下批注,系于简策,称为“笺”。至于帛,人工织物,幅面没有简牍的局限,战国帛书不小,西汉帛画更大。造纸术发明,为书写制备材料,尺幅恣肆,尽可挥洒;然而,窄纸短札,小有小的便利和风貌——裁取既精,名称也雅,就用了这个“笺”字。

由此,“文房四宝”派生出笺纸这一门类,还伴着佳话——女校书创制“薛涛笺”。唐代《资暇集》记成都这位女诗人,“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薛涛中才,“既以为便”,效法制作,名为“薛涛笺”。其实,早于隋唐,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已言及:“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明代《事物考》的溯源,认为十六国后赵“石季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制也”。这些文字勾勒的脉络,是以染色为主要工艺的制笺,元代《笺纸谱》说薛涛:“仿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

给笺纸带来面貌变化的,是明代版画艺术的兴盛。版画初见于唐代佛经画像,至宋时,“摹因互注”的书籍,“印卖门神”的年画,题材拓展;至明代,版画不仅以戏曲小说插图等多种大众化形式流传,还在完成通俗版画向文人画人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明末版画艺术于信笺诗笺的呈现,就有了天启年《萝轩变古笺谱》,有了崇祯年刻的《十竹斋笺谱》。笺纸留史痕,关乎美术史、印刷工艺史,

也关乎社会生活史。对津沽来说,明季还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轫时期。

以上材料或可粗略构成一个坐标,为“《文美斋笺谱》时代”的位置提供时间线。

“《文美斋笺谱》时代”,不妨视为近代天津城市人文景观的一抹亮色。河海通津,得区位优势,这里本就是运河航海交通枢纽,是长芦盐业产销中心,开埠通商,洋务运动,城市体量拓展,文化消费也增。海船驶进大沽口,使京津成为南方纸业的重要市场。津地的南纸局大都印售笺纸,新近出版的《天津笺谱》一书编纂者之一龚俊先生谈笺谱,列举字号有宜雅斋、宝文斋、同仁仁记、士宝斋、文华斋、瑞芝阁等,文美斋是其中佼佼者。

文美斋店铺开在城北门外,与估衣街相连的锅店街上,这一带老街商贾聚集,旺铺栉比。文美斋由江西游氏人家创办,游氏请同乡陈孚恩题写牌匾。陈孚恩出身于“一门七进士”的望族,道光初年入仕,曾官刑部尚书,为“晚清四书家”之一。

将文美斋做大做强的是曾在店里学徒的焦书卿。清咸丰八年(1858年),17岁的焦书卿到津入店,出师后留在文美斋。同治末年(1874年),店主游氏拟将店铺盘出。有接盘者提出条件,须留用焦书卿主理店务,被焦书卿回绝。他为自己的人行而感恩,表示“与游家共休戚,无游氏吾不为”,并借债入股,以壮大资金实力,谋求发展,担起总司经营的掌柜责任。文美斋的营销,以诚信为至要,保质品质量上乘,待顾客温恭春风,“运精密之思”而筹划经营,渐渐形成名店效应。光绪中叶,增售书籍,辅以印刷。邀名家为笺纸创作图稿,精刻精印,打造出文美斋这个影响巨大的品牌。近代教育家严修曾回忆,入仕翰林院时,官署文牍用纸,都用文美斋的售品。庚子灾祸,文美斋挺了过来。山东巡抚周馥聘请焦书卿经办省官书局。文美斋在济南开了分店,后来又于开于张家口设分号。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所载《文美斋主人焦书卿识》,1921年严修所撰《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是如今了解文美斋的第一手材料。收藏笺谱,珍藏着“《文美斋笺谱》时代”的,有书法家、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特邀馆员龚望先生,所藏是先生祖父晓山公传下来的。津门龚家已逾两甲子的收藏故



事,由济南文美斋分店开始。

龚晓山,清代廪膳生,授修职郎,学问博洽,擅长书联,与文美斋主人焦书卿交往过从。1903年,晓山公随山东学政幕次襄校,来到济南,日记多次涉及文美斋、官书局和焦书卿。十一月初六日记:“书局请吃饭,大醉,取松年画笺,张兆祥百花笺,钱吉生七十二候笺,均未问价。”这是天津笺谱一条重要史料。

晓山公日记与笺谱,历经风风雨雨,一并保留至今,实在是书香门第的一桩佳话。龚望先生的哲嗣龚俊先生对这些藏品视若拱璧,并且收藏有所增,研究有所得。多年前,龚俊先生完成《天津笺谱》编选。笔者拜访时,先生以自己的工作成果见示,包括晓山公日记,还有整理笺谱时发现的严修《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印页。这些材料在《天津文史》杂志刊发,为研究者所瞩目。

天津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珍,决定以宣纸线装形式印行这部笺谱。八卷两函,其中有张兆祥绘设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朱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查凌汉题《百花诗笺谱》,钱慧安绘《七十二候笺谱》,朱梦庐绘《花鸟笺谱》,松小梦绘《花卉博古笺谱》,以上六卷均为文美斋印制;另有诸多名家绘设计89件汇为一卷,包括同仁仁记、宜雅斋、士宝斋、宝文斋等商号的出品;另有名家笺札54件、笺封50件,编为一卷。由此,笺谱、散笺兼备,信瓢、信封两全,文美斋充当主角,清末

民国时期的天津笺纸集体亮相。

这里让我们来致敬“《文美斋笺谱》时代”的几位书画家。

这部笺谱所及,以花鸟画家张兆祥的画稿最多。张兆祥(1852—1908),字和庵,世居天津城北门里,为同光时期画坛“津门四子”之一。《津门杂记》记其“画花卉翎毛,着色清妍,备极工致,兼通西洋照相法”。笔墨继承传统,又能融合邵世宁等人的西画技法。擅长折枝花卉,曾用木条钉制取景方框,以助观察写生。为文美斋创作的笺谱,被人们当作范本收藏,临摹学画。

查凌汉(1841—1900),字铁卿,天津城西查氏后人。为人偶倪,诗书画曲,无所不通。与张兆祥友善,张公画笺,查氏“各题小词其上,共百首,既切所画花名,兼顾书素往来、怀人劳结之意,一时称为双绝”。八国联军侵华,笺谱画版遭焚毁。后来,文美斋请张兆祥重画《百花诗笺谱》,查铁卿已辞世,张兆祥将查氏当年所题,录在新绘稿上。

钱慧安(1833—1911),字吉生,号清溪樵子,上海著名画家。其人物画高古俊逸,笔触铁线银钩而飘逸灵动。钱慧安曾客居杨柳青,作画出稿,给年画带来清雅之风。钱慧安与文美斋多有合作。画线装古书一函,配以折枝杏花,旁题“红杏尚书”;画童子二人,一举龙头灯,一举状元灯,题作“独占鳌头”;画稿多取民间美术题材,水仙寿石读为“群仙祝寿”,草书石榴寓意“宜男多子”,命意构图与传统年画是相通的。钱慧安的《七十二候笺谱》刊印于1898年。画家松年的跋语,称赞“用笔高简,意味深长,非寝食于八大山人、天池生两家,未克臻妙妙境。复以西洋石印法传其神韵,不爽丝毫”,连同印刷也道到了。

朱偃(1826—1899),字觉末,晚年号梦庐,浙江嘉兴人。少年学画,转益多师,形成造型准确、清丽洒脱的风格。年过半百移居上海鬻画自给,将文人画的清逸雅致与民间绘画的通俗悦目和西方美术的色彩糅合在花鸟画中,作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尤其画扇,晚年“虽润笔日增而乞者愈盛,盖经商者皆思得一出怀袖以为荣”。于此市场追捧之际,应邀为文美斋创作,构图注重笔墨意蕴,营造笺纸趣味。

松年(1837—1906),字小梦,号颐园,蒙古族人。祖上驻防天津。幼年入旗官塾读书,喜涂画。后拜画家如山为师,“三年始窥堂奥,时年三十有五。遂而学力日进,名噪津门”。曾在山东汶上等地做知县,晚年流寓济南,鬻画课徒为生。花甲之年著《颐园论画》,主张“写生之作,皆在随处留心,一入人眼,当蕴胸中,下笔神来,其形酷肖”,谈画理,讲技法,有“传统古典画论集大成式的总结”之誉。来津时,寓居文美斋焦书卿处。所绘百花笺纸,“随意笔,不矜工巧”。

古人有句:合作如兰,扬扬其香,采而佩之,共赢四方。文美斋与笺纸(笺谱和许多散笺)的图案创作者,是相互成就的。在这实现共赢的美术品设计与生产的互动中,文美斋撑起那个时代天津笺纸的艺术高度,成为传递纸韵芳华的文化地标。

(龚俊、车永仁编《天津笺谱》近日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书序。)

文学连接彼此的几个现场

杨仲凯

4月的一天,我来到蓟州区小穿芳峪,参加《天津文学》杂志的改稿座谈会。落座后,发现对面坐着众多来自天津市各区和河北省的基层文学爱好者,因为来时开车百公里眼睛酸痛而看不清人脸,发言时我说,看着大家有种文学的“朦胧美”,在座者皆会心一笑。

春风拂过山野,连翘缀满坡岗,古槐摇曳沧桑,书香花香交融。就在这一天,来自津冀两地近百名作家、编辑、文学爱好者,在穿芳峪镇开启了激发创作灵感、赓续红色血脉、点亮乡村生活的文学采风和文化惠民之旅。在蓟州,在这个新大众文艺的现场,我看见了泥土、山野、满山的梨花,还有文学的希望。

当下读书的人并没有减少,拿起笔来进行创作的人更是层出不穷,从作家到素人,人人都有权利写作,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感情要抒发,文学刊物不应该只是作家的阵地,令人欣喜的是,现在很多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也都开辟了新大众文艺的栏目。当然,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平台发表作品。

蓟州此次文学活动的参与者,不局限于天津作家,和蓟州山水相连的河北省三河市作协也有代表参加,玉田县也来了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地文学也在书写答卷。

想起去年秋天我应邀到三河,参观了著名作家浩然先生的故居,并观赏了蒋福山的红叶。浩然先生在三河故居写出了《苍生》,也培养了一大批文学人才,而他也在蓟州长期生活过,还用“盘山”二字做过笔名。《苍生》描绘的风土人情和蓟州完全一样。“山水相连”真的是不客套话,山这边是三河市的段甲岭镇,山那边就是蓟州的白涧镇。

三河属廊坊市管辖,三河所属的燕郊镇几乎都快融入北京的生活圈子了。去年有几天,我还专程从三河到了北京通州,又和通州的文化界人士一起考察了北运河重镇张家湾……这都是京津冀基层文化交流的朵朵浪花。

而那天我在晨光中从蓟州返回天津市后,又参加了一场小型文学座谈,是和河北省霸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阎伯群等人,商量小说《丹青约》研讨会细节。伯群上世纪80年代就在《小说家》发表过小说,最近退休了,时间集中,写了不少,我刚刚读了他在河北省《长城》杂志上发表的《吹号少年》,他这又创作出了《丹青约》,对他的这部作品我颇为期待。霸州和三河都是廊坊的县级市,霸州的扬芬港镇和西青区辛口镇接壤。伯群的祖辈曾经在杨柳青生活,他这部《丹青约》写的正是杨柳青古镇年画的故事,因此,给这部小说开研讨会,由西青区来主办显然是非常合适的,也能借机进一步彰显杨柳青古镇的文化魅力。

就在几个月前,杨柳青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节上,来自天津各区的一些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相约来到古镇,看灯赏景,写杨柳青故事,写西青印象。除了天津作家,北京市和河北省的作家也在受邀之列。令人期待的是,天津市西青区、北京市石景山区和河北省保定市三地作协,正策划准备为京津冀的新大众文艺做点事。

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三地的文学爱好者创建一个公共的作品发布平台。别谈新大众的“素人写作”,就是有一定创作基础的基层作家,发表、出版作品的阵地也不太多,除了国家级刊物和省级刊物,基层作协有内刊的是少数;而基层作家聆听名家大家文学课和改稿会的机会也并不多。因此,我们想到,与其由单一的基层作协举办文学讲座,不如联合起来一起做,为京津冀文学的互动交流探索一条路径。马年春节前,三地作协的负责人在线上开了好几次会,大家一致同意,请名家开讲座,一地请,三地一起听;三地作协共同创建一个自媒体公众号,共同组稿和编辑,努力将其打造为京津冀文学爱好者的一个阵地,每年选取其中的优秀稿件集结出版。

在讨论的过程中,要给准备好的公众号取一个名字,有人提议就叫“北方文学”或者“京津冀文学”,大家觉得这三家基层作协好像也不能代表“京津冀”,如果叫“石景山山西青保定文学”,会显得啰嗦而不知所云,而“北方”这个意象更有文学意味,既然是想为新大众文艺做点事情,不如就叫“北方新大众文学”,我们期待着把这件事做起来之后,能有更多京津冀的作家加入进来。

《丹青约》的研讨会细节正在磋商,希望会有更多京津冀地区的文学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参与进来;“北方新大众文学”公众号已经申请下来,未来这里很有可能产生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京津冀三地的文学联动更加密切,沧州等地的作家近期也表示要专程来津与天津作家们见面,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有理由相信,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开展的崭新局面下,京津冀的文学联合会孕育更多闪光的瞬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满庭芳

第五四八期

吉祥鸟飞过的瞬间

武宝生



在这,还可以看到一些鲜花、树木和动物。儿子累了,很快在车上睡着了。

那年初夏,我和老伴儿在美国旅居期间,儿子开车带我们到死亡谷探险。从流纹岩山口进入死亡谷,我们在盐湖、“恶水”“艺术家调色板”等景点拍完照,而后怀着紧张而恐惧的心情浏览了“鬼屋”“会走动的石头”“骷髅沙丘”等多处灵异怪诞之地。

午后,谷地的气温骤然升至53摄氏度以上,烈日如火,我们不敢下车。儿子怕爆胎,便火速开车赶到帕纳明特山下寻找阴凉区。帕纳明特山积雪融化后,雪水流经山谷,气温相对低一些,空气也相对湿润一些。

忽然,车外传来一阵骚动声,只见几只野羊跑过。我和老伴儿发现,车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只狮子,正凶狠地盯着我们。我俩十分紧张,尤其是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恰在此时,有一群彩色的鸟儿唱着歌儿从我们的车前飞过。鸟儿的舞姿,为死亡谷平添了些许祥和的色彩;鸟儿的欢乐歌声,为死亡谷增添了一些和谐的气息。啊!吉祥的鸟,好像在死亡谷上空架起一道亮丽的彩虹。

那一瞬间,我们仿佛看到,狮子的双目中闪现友善之光,它和我们对视片刻后身走了,消失在壮美的帕纳明特山谷之中……

儿子醒了。他说,他刚刚做了一个好梦……

画面中,波涛汹涌的大河横亘眼前,岸边手持兵器的骑兵面对湍急水流束手无策,而河心处,一名装备整齐的武将手握长矛,骑着一匹威风凛凛的骏马,于惊涛骇浪中从容渡河,毫无惧色。这幅《泥马渡康王图》是天津博物馆藏南宋画作,画中渡河的武将正是宋高宗赵构(时为康王),而这看似神异的场景,却藏着一段从真实历史到政治传说的复杂流变。

这幅画的创作源头,并非纯粹的神话虚构,而是植根于靖康年间的真实历史。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下逼迁汴京,宋钦宗派其弟康王赵构出使金营求和。当赵构一行抵达磁州时,知州宗泽坚决劝阻——此前肃王出使未归,金人早已显露野心,此行无异于自投罗网。磁州百姓更是群情激愤,误以为副使王云欲裹挟赵构入金,当场将其诛杀。在宗泽的力劝与百姓的阻拦下,赵构被迫滞留磁州,而后辗转前往相州,恰恰躲过了徽钦二帝被俘的“靖康之难”,为日后登基保留了一

马背上的中国史(九)

泥马渡康王

赵威



天津博物馆藏《泥马渡康王图》(局部)

线生机。岸边人马彷徨无措的情态,恰烘托出前路难测的时代惶惑,而赵构的渡河之举,正是其命运转折的艺术化呈现。但历史的底色很快被神异传说覆盖。随着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南宋,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开始流传并不断演变。最初,磁州百姓假借当地信奉的崔府君之名劝阻赵构,宗泽顺势以“崔府君显圣”为由坚定其留步之心,这不过是“假神以行其令”的权宜之计。但到了民间传说与绘画中,这段史实被赋予了奇幻色彩:赵构滞留磁州期间,梦见崔府君告知追兵将至,醒来后便见一匹骏马立于庙中,骑上

“神马”,神异色彩愈发浓厚。

这幅画与背后的传说,本质是南宋初期的政治宣传工具。赵构登基之初,帝位岌岌可危:对内,部分宗室与大臣质疑其即位合法性;对外,金军步步紧逼,南宋政权长期处于流亡状态。为巩固统治,赵构亟须君权神授的舆论支撑,而“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恰好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为此,赵构特意在临安修建显应观供奉崔府君,即便中途因顾忌金人而被迫拆除,后来仍重建于西湖之滨,将崔府君塑造南宋的护国神灵。

天津博物馆藏《泥马渡康王图》,早已超越了普通艺术品的范畴。它以生动的视觉语言,将真实历史、民间信仰与政治需求融为一体:画中的骏马不是普通的坐骑,而是“君权神授”的象征;赵构的渡河之举,不是简单的逃生,而是“受命中兴”的预兆。透过这幅画,我们既能窥见靖康之变后南宋的危局,也能读懂一个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建构。一匹“泥马”,承载的不仅是宋高宗的逃生之路,更是南宋初期的政治密码与人心诉求。

洁上丛话

说起津门法鼓,几乎是老辈天津人精神生活中引以为傲的事情。在天津天后宫崇拜和北辰一带碧霞元君崇拜的酬神表演中,津门法鼓老会重要主角。津门法鼓不是一种法鼓的名称,而是活跃在天津的有百年以上传统的法鼓老会的简称,目前代表性老会有刘园祥音法鼓、挂甲寺庆音法鼓、杨家庄音法鼓和香塔音法鼓,它们四个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真正能经常在节会中看到的,传承比较积极的法鼓老会应是前三道老会。我关注前三道老会的传承发展十余年,也多少知道这三道老会的情况,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基本上能概括天津老会发展的状况。

北辰区刘园祥音法鼓老会建会二百年以上,最初是随北运河东顶娘娘出巡的礼仪鼓乐,承载着百姓对祥和、吉庆、丰收的向往。早年间运河周边庙会盛行,据该老会传承人回忆,小时候他们的法鼓要乘船到河对岸的娘娘庙前去朝拜表演,经历史变迁,村庄已经建起高楼大厦,村民也都分散到了各个社区,但法鼓的传承和发展没有中断。2025年5月11日,我参加了在北仓盛仓广场举行的碧霞元君诞辰庆典,发现有十多个民间花会进行踩街表演,有高跷、随驾狮子、法鼓、小车会等,其中刘园祥音法鼓老会是作为特邀会参加活动的,此行队员以年轻人为主,尽管鼓点还有些稚嫩,但看得出这些年来法鼓老会为了鼓励年轻人加入、保持传承活力做了很多工作。十多年前的副会长刘玉新已经成为会长,鬓角也已斑白。当年那些老弱的老会成员已退到幕后为师傅对年轻会员进行训练和辅导,新的一批会员是他们从各家老会那里动员来的。和很多老会一样,怎样保持传承队伍的活力,一直是令刘园祥音法鼓老会成员们头疼的问题。会里想了很多办法,寒暑假举办培训班,请村里的孩子来学习,还给他们奖励。刘园村在当初拆迁时

保留了整村搬迁,村里的街坊邻居住进了高楼,社区环境得到提升和改善,难能可贵的是,村里的习俗还都保留着,村民对村里一直传下来的法鼓老会关爱有加,这对老会的活态传承起到关键作用。这其实也是当代村落改造和非遗传承最为典型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村落拆迁中如何确保包括非遗在内的各类传统文化不受太多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村民整体搬迁,因为人在,存在的历史和习俗就在。

杨家庄音法鼓和挂甲寺庆音法鼓的发展路径,有别于刘园祥音法鼓。这两个法鼓老会都在河西区,据说来源于同一个师傅,然而独自发展各成特色。相较于杨家庄音法鼓,挂甲寺庆音法鼓名声更大,经考证,其所保留的半副鸾驾(即仪仗)由明崇祯后妃赐予挂甲寺,挂甲寺人将法鼓与鸾驾糅合在一起,清雍正九年(1731年),挂甲寺庆音法鼓鸾驾老会成立,延续至今。目前老会成员年龄偏大,因为村庄拆迁,村民分散到了全市各地,训练和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传承上也面临着考验。

杨家庄音法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老会会长杨奎举在的时候,到处找小学生来练,但效果不好。眼见会员年龄偏大,传承面临断代危机。三年前,杨奎举老人去世,老会交由五十余岁的中坚力量来主持,大家认识到,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传承方法,很可能失去发展的机会,于是采纳会中年轻人的建议,老会积极进校园,改变过去那种道具教学方法,采用适合课堂的手势节拍的教学法,吸引了附近一批喜欢音乐的中小學生加入。该方法很快奏效,学员们平时徒手学习节拍,假期中进行乐器操练,在年轻的传承人眼中,古老的法鼓音乐完全可以搬到现代舞台和一些现代乐器同台演出。老会的教学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传授方法的变革,更是传承人理念的变革,如何让年轻人理解和亲近古老的法鼓艺术,让他们在喜爱中自觉有效传承,杨家庄音法鼓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目前学界应该深入研究的是,津门法鼓老会延续至今所依托的民间信仰。有的法鼓老会是天津皇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围绕着妈祖诞辰而生并发展,有的老会则是本土娘娘庙会的一部分。

题图:杨家庄音法鼓日常排练场景

说起津门法鼓,几乎是老辈天津人精神生活中引以为傲的事情。在天津天后宫崇拜和北辰一带碧霞元君崇拜的酬神表演中,津门法鼓老会重要主角。津门法鼓不是一种法鼓的名称,而是活跃在天津的有百年以上传统的法鼓老会的简称,目前代表性老会有刘园祥音法鼓、挂甲寺庆音法鼓、杨家庄音法鼓和香塔音法鼓,它们四个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但真正能经常在节会中看到的,传承比较积极的法鼓老会应是前三道老会。我关注前三道老会的传承发展十余年,也多少知道这三道老会的情况,它们的历史和现状基本上能概括天津老会发展的状况。

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六)

津门法鼓略说

马知遥



杨奎举在的时候,到处找小学生来练,但效果不好。眼见会员年龄偏大,传承面临断代危机。三年前,杨奎举老人去世,老会交由五十余岁的中坚力量来主持,大家认识到,如果再沿用过去的传承方法,很可能失去发展的机会,于是采纳会中年轻人的建议,老会积极进校园,改变过去那种道具教学方法,采用适合课堂的手势节拍的教学法,吸引了附近一批喜欢音乐的中小學生加入。该方法很快奏效,学员们平时徒手学习节拍,假期中进行乐器操练,在年轻的传承人眼中,古老的法鼓音乐完全可以搬到现代舞台和一些现代乐器同台演出。老会的教学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传授方法的变革,更是传承人理念的变革,如何让年轻人理解和亲近古老的法鼓艺术,让他们在喜爱中自觉有效传承,杨家庄音法鼓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目前学界应该深入研究的是,津门法鼓老会延续至今所依托的民间信仰。有的法鼓老会是天津皇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围绕着妈祖诞辰而生并发展,有的老会则是本土娘娘庙会的一部分。

题图:杨家庄音法鼓日常排练场景